泰罗托雷 | 柳儿的补档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30506982.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s:	Major Character Death, Rape/Non-Con, Underage Sex
Categories:	F/M, M/M, Multi
Fandom:	ウルトラマンタイガ	Ultraman Taiga
Relationship:	泰罗托雷
Characters:	泰罗, 托雷基亚
Additional Tags:	女体化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1-04-06 Words: 24,010 Chapters: 1/1

泰罗托雷 | 柳儿的补档

by Gigot

Notes

* 不看官方设定胡言乱语说泰罗≠东光太郎对我是冒犯

人造宁芙

泰罗”是他父母给他的名字，第一次音节是一个清音的爆破音，元音收尾，音节平均而对等，只是如今很少人再叫他的名字。他的小跟班叫他“No.6”，因为托雷基亚从唇齿间吐出“泰罗”两个音节令他心烦意乱，而这株静物似的青色美人又不懂得见好就收——直到把阴茎塞到他的喉管里，让精液从口腔逆流。

黑暗令他心烦，而自己堕落此境的原因泰罗则一无所知，他头颅里某个他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器官出现了某种故障。

被放逐在寂寥无垠的宇宙之中，远方的银河闪烁着冷漠的光芒，无人所在没有编号的行星是他的新居。

一千个月球日落前，一个浑身氤氲着光明的小孩从托雷基亚的阴道之中爬了出来，白银和钴蓝的皮肤总让人觉得不近人情，而托雷基亚这个名字古怪的奥特曼又仿佛朝露般易逝的美丽，他虚弱地躺在自己的黄金血泊之中，把那长角的小孩儿搂在怀里，用最原始的方式为那孩子哺乳。泰罗一只手掐住他纤细的脖子，勃起的阴茎抵着他松弛、红肿的肉道自下而上猛掼上去，最初的肌肉痉挛似的一缩之外，托雷基亚一丝一毫的回应也没有，他一只手护着孩子的头，嘴里哼着光之国的童谣，美丽而宁静的面孔像圣洁的神像，身体却如巴比伦的娼妇似的乱聋。泰罗啃咬着他的后背，肉刃没章法地胡乱顶弄，蓝族的内里软而紧致，又像温暖的泉眼随着肉刃的抽插不停地涌出黏糊糊的体液来。

托雷基亚近乎于无性，他的确存留着雌性的胞宫和肉感敏锐的阴核，退化得太过只能用以享乐，生殖腔口窄得只能塞进最小码的试管，年岁穿梭，如今却能在最原始的性交下成功受孕后生下一个健康体重的银族婴儿。婴儿吐出叼着的乳头，在母亲的血浆之中酣睡，托雷基亚反手搂住泰罗的脖子，随着他的胡为喉咙里发出轻而细的喘息声，泰罗狠狠地咬着他的手腕，血浆从伤口里溢出来，他轻声道：“No.6，你让我疼了。”

泰罗沉着头，眼灯低而亮，却好像从未存在任何聚焦，他的神志还浸没在混沌的河流之中，下身却似置身于柔软的天堂。蓝族光润肿胀的肉穴呼吸似的翕张，在一次次抽插下不断地绞紧，交杂着黄金血液的白浊在一次次冲撞下打成细泡沫。托雷基亚抽泣一声，撅起臀部微微抬高一条腿迎合泰罗没有尽头的肏干，泰罗对他做什么都可以，一直都是。他爱他爱得骨缝生疼，他想成为泰罗的一部分，泰罗可以用任何手段占有他。肉刃在他无性的躯体中开出了个空洞，又一次次严丝合缝地填满他，托雷基亚深吸一口气，生殖腔口被撞得有麻又痒，那里敏感又狭窄，快感闪电似的在脊椎上游走，他张张口发出一声无声的尖叫，圣娼似的摇着腰肢随着泰罗的动作放肆地迎合起来，钴蚌肉似的钴蓝色穴口吞吐着红族坚硬硕大的阳具。泰罗的角碰过他的皮肤，意识到自己在与泰罗性交让他被快感鞭笞得哆嗦。托雷基亚的前额贴在地面上，嘴唇则虔诚而细碎地亲吻着泰罗带着奥特王冠的左手。任何人瞧见也不会想到如今雌伏在黑暗战士身下的宛如白银和蓝宝石浇筑成的荡妇曾是被掳走的光之国科学家。

泰罗凶狠地挺进他狭窄的生殖道，托雷基亚又爽又痛，眼前一阵细细密密的银白之网，意识和灵魂仿佛在绽开的银白光芒中燃烧殆尽，爱情、天国、还有死……红族的阴茎烙铁似的挺动烫平了他肉道里的褶皱，仿佛他的整个世界都回到他的子宫，托雷基亚瞬了瞬眼，依旧不确定自己是否还活着，只是随着泰罗在欲海沉浮，好似彻底

成为泰罗意识和肉身延展出的一部分。如此莫名的狂喜中，托雷基亚听到一声极轻的、不满的咕哝声，他的双眼重新聚焦，被吵醒的银族小孩儿又一次合上眼睡着了，他低头吻了那沉睡的孩子，仿佛重新回到世界上，回到无情无尽的宇宙之中。
你沉睡时
泰罗重重的亲了亲他的眼灯，欢喜地说："我以为你不喜欢！"
托雷基亚往被子里藏了藏，轻声说："没那回事儿，泰罗，我很喜欢……"
他什么也没说，满含热情地亲吻托雷基亚的嘴唇，蓝色的手臂半交叠着挂在泰罗的脖颈上，泰罗去吻他的脖颈，托雷基亚便竭力地扬起脖颈任情人施为，泰罗的唇印在他微颤的皮肤上，密集麻痒的快感飞光似的在托雷基亚脑海中绽开，微张的生殖腔无意识地绞了绞，蚌肉似的红肿阴唇吐出透明粘稠的蜜液来……托雷基亚难堪而又羞耻，双腿紧紧地合拢起来，胯骨扭转时鱼尾似的弹动了一下，压在他身上的泰罗舔他的耳廓，低声细语地安慰他。
红族有力的右手探进被子里摩挲，泰罗压摁着他劲而肉感的大腿揉搓，拇指有意无意地剐蹭托雷基亚微翻的肉穴，蓝族咬着枕巾喘息，泰罗问："肿得好厉害……真的可以么，托雷基亚？太乱来了！"
"请继续吧，我需要，"他抚摸着泰罗的角，狠下心吻了吻红族的眼角，而泰罗的指节也探进湿滑泥泞的阴道之中，托雷基亚疼得哆嗦了一下，双腿并在一起紧紧地夹住泰罗的手。
红族少年人忧心地说："托雷基亚，你疼得好严重……不要做了吧！"
"不行！"托雷基亚慌张地捉住他的手臂，僵持着，然后屈服似的慢慢地坐了下去、讨好似的摇晃腰肢，好让泰罗的食指一整根地贯穿自己狭窄翻肿的肉穴，由着细腻滚烫的嫩肉磨蹭情人的指节。
泰罗一瞬间红了眼。
托雷基亚难堪地避开他的视线，咬着嘴唇更卖力的摆动胯骨，甚至微侧着，慢慢地撅起臀部给泰罗看滴着水的阴唇，上一次他如此做时，泰罗捏着他的腿肏得他意识空白两个钟头。红族紧盯着托雷基亚，然后抽出自己的手，眼神闪烁："不行的，托雷基亚……你上次伤得好重，不行的。"
他的把戏失效了，托雷基亚失望地盯着泰罗，即便他知道泰罗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仍满含希冀地问："泰罗，我需要你。"
"啊，艾斯哥哥今天要回来了。"泰罗在他碰到自己肩膀前触电似的蹦了起来，别扭地逃出房间，"明天我回来找你的，托雷基亚，要记得涂药。"
蓝族望着他离去的身影，谁也不知道的恐惧又攥住了心脏，托雷基亚几乎难以呼吸，他看向时钟，想不知究竟是否存在的神明祈祷，以希望能逃过一劫。昏星爬上来的时候，房门猛然流溢出黑暗的深紫色次元门，托雷基亚一把抓住被子，从黑暗次元走出来的蓝族朗声大笑起来："瞧瞧你，真失败，什么也做不好。"
又柔媚地搭着托雷基亚的肩膀："他心疼你是么？"
他的指甲掐进骨缝里，托雷基亚疼得嘶了一声。
"不经用。"戴面具的蓝族冷哼道，"既然你打破了我们的约定，那我也只好把录像发给泰罗了。"
托雷基亚抬起头，猛地摇了摇。
不出所料似的，那蓝族叹口气："那我只好帮你找一个泰罗咯，是你许诺我帮你保守自

慰时喊泰罗名字的秘密，作为交换，你每天都要跟他做一次的。”
他注意到，异次元的通道里，雕塑似的停着另一个人。
那不是泰罗吧？被一口气贯穿时，托雷基亚趴在床上猛然痉挛起来，而那浑身血腥气的红族毫无顾忌地横冲直撞，有力的腰胯耸个不停，不耐烦蓝族痛苦地在他身下打滚儿，紧扣着他的脖颈冲撞。托雷基亚被他铁箍似的右手捏得不能呼吸，一口口地呕出口水来，肉唇讨好似的绞得更紧，淌水将尺寸可观的阴茎浇得红亮红亮的。阳具劈开他的身体捅到深处发育不全地子宫，将那小巧的器官撞得变形，托雷基亚嘴唇发抖，眼前一阵阵黑视，他被摁在被子里看不见身后对自己行凶的红族有一对弯弯的奥特之角，身不由己地在无边无际地痛苦和侵犯中慢慢地品味出一丝甘甜来。他想象泰罗回来，他的小英雄好像每一次都那么及时似的回到自己身边来，拯救自己……一次次被强迫着送上高潮，律动的阴茎停下时，托雷基亚感受到那上面跳动的血管，他希望那是泰罗的心跳，泰罗，泰罗，泰罗，意识不清时他含含混混地念泰罗的名字……
泰罗在深夜收到了录像文件，来自托雷基亚，他美丽大胆的蓝族朋友，他总喜欢怂恿自己乱来的好朋友。泰罗以为那会是托雷基亚又一个大胆的乐子，可打开了什么也没有，他的好朋友躺在床上，然后慢慢地屈起膝盖，把什么送进了两腿之间，叹息似的念了个名字：“泰罗……”

暴风雨
推开窗子，鸟儿希拉告诉他，自己立刻就会逃跑，因为残酷无情的半人马就要回来了，托雷基亚往自己温暖的巢穴里躲了躲，虽然他口头答应了泰罗的朋友们很快自己也会离开，但泰罗还没回来，他怕泰罗找不见自己，便一直躲在菩提树暖和的巢穴里等待，花床是泰罗帮他编织的，没有泰罗他可不行，所以他会在这儿安安静静地呆着。
托雷基亚的巢穴是最好的，温暖又舒适，储存着吃不完的食物与喝不尽的甘露，他和泰罗约定了要在这儿一起生活。
次日寂静的森林，一点声音也没有，所有人都离开了，晚起的托雷基亚伸了个懒腰，一瞥间，睡意顿消：“泰罗！你回来了！”
半个身子探进巢穴的泰罗半恼地发出沉闷的呼吸声，托雷基亚隐隐察觉到他的好朋友似乎有些地方变得不那么一样了，但没关系，他们依旧可以幸福快乐地生活下去。
他红着脸：“你好像……更结实了，啊，不要那么着急，等我打开门！”
托雷基亚的左脚才离开花床，便被猛然一握拽出了世界上最好的巢穴，他的头撞在地面上，眼前一阵眩晕，好一会儿回复了视线，托雷基亚惊恐万状地盯着好友肌肉隆起的下身，与泰罗体魄强健的上半身相连竟是赤红牡马的身躯，他最好的朋友变成了一个半人半马的奇怪生物。
“泰罗……”托雷基亚的声音颤得像寒风中的枝梢，他极力将自己缩作一团，捂着自己的眼灯不肯看泰罗魁梧而可怖的模样，他哭个不停，“怎么会，怎么会……”
泰罗沉着脸，蹄子捯个不停，他推了把托雷基亚的腿，托雷基亚把自己抱得更紧些，紧张地望着过去的好朋友：“泰罗，你要做什么？”
人马四蹄跪下来，托雷基亚欣喜道：“泰罗，你还是清醒的么？”
他大胆地伸出双手抚摸泰罗的角和肌肉流畅的身躯，“不会有错的，你一定是泰罗。”
泰罗一把推开他，山峦似的整个人压上去，托雷基亚腰上碰到了个湿漉漉热乎乎的东西，猛然躲起来，哀求道：“不要，不行的泰罗，求你了……”

但巨大、沉甸甸的东西还是沿着他的腰线、臀缝慢慢划到微启的肉唇上，那上面泌出的凉津津的体液滴在阴唇上，托雷基亚恐惧得抖个不停，肉感的大腿也紧紧地闭合在一起，尺寸可怖的阳具角度一垂，插进他的大腿，肆无忌惮地抽插起来。他明白，如果不能让人马满足，巨大的阴茎一定会活劈了自己的，聪明的托雷基亚小心翼翼地晃动自己的腰肢，好尽力讨好热腾腾的阴茎，它几乎在他的大腿内侧烫出痕迹来，他心跳得极快，生怕不够尽心尽责的服侍会招来无法想象的强奸，夹紧大腿，滴水的肉唇零托雷基亚十分难堪，他不仅在敞亮的天空底下跟人马性交，内里也不争气痉挛，驯服而不知羞耻地吐出的体液来，它们流在阴茎上，又被阳具均匀地抹上大腿内侧的皮肤。托雷基亚想起泰罗没有离开自己的那段日子，做得太过了，他也会用这样的小聪明帮泰罗解决翘起的阴茎，然后泰罗会舔他，让他也快乐起来。人马豁然抓住他的脚脖子分开他的腿，昂起的性器怼在闭合的肉穴上，托雷基亚呜咽着捂住下身，无助地摇头，下一刻便被拽着两个手腕拎离了地面，泰罗调整下两只手把握的角度，好让浅蓝透着粉色的蚌肉正对上自己的阴茎，矫健的身躯整个压了下去，托雷基亚害怕得忘了尖叫，可怕的撕裂感让他意识空白地感受人马粗壮的阴茎撞进自己狭窄的甬道，蓝族躲在泰罗的阴影里啜泣，残忍饱胀的前端令他吃尽了苦头，阳具上怒张的血管贴着他柔韧的肉道跳个不停，而在恐怖的痛苦之中，托雷基亚惊诧地察觉到自己竟在强奸之中感受到了其妙的满足与快感，人马阴茎可怖的龟头抵在他宫颈时，随着恐怖攀升的欢乐欲望竟愈发强烈，他软塌了腰，强迫自己不去看已自己被撑出阴茎形状的肚皮。

泰罗满意自己得到的猎物，调整大半不能挤进去的阳物缓缓抽插起来，他身躯有力，身下的猎物短暂地哀嚎一会儿，便如同小动物似的发出软而轻柔呻吟声，他尽情地在托雷基亚身上驰骋，不停地用阴茎鞭笞他的猎物，狠撞下宫颈口似乎柔软了下来，便一鼓作气地顶了进去，他的托雷基亚无声地挣扎几下，泰罗坏心四蹄跪下，用力地沉下阴茎，好省力地耸动，他才捕获的猎物有着窄小高热的肉穴，很会侍奉自己。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托雷基亚毫不吃力地绞尽了侵犯自己的阳物，怒张的前部撞进了他的子宫，粗大的性器在娇嫩的器官里滑动，真实鼓胀的痛苦给他带来了真实的快感，感受雷霆一般的怒火和快感，托雷基亚仿佛脱去了一层躯壳真实地体验到了存在和存活，人马在他的子宫里成结射精，他从飘忽的情欲中苏醒过来，无力地反抗起来，却仍旧被泰罗紧紧惯在身下，在怒吼的胁迫下承受纵欲的后果。

人马满足了就要离开，托雷基亚捂着自己高鼓的肚子哆嗦着啜泣，合不拢的肉穴有婴儿拳头大，正恬不知耻地流着精液。他听到了，人马告诉他明天托雷基亚还会在这儿放牧。

推开窗子，鸟儿希拉告诉他，自己立刻就会逃跑，因为残酷无情的半人马就要回来了，托雷基亚往自己温暖的巢穴里躲了躲，虽然他口头答应了泰罗的朋友们很快自己也会离开，但泰罗还没回来，他怕泰罗找不见自己，便一直躲在菩提树暖和的巢穴里等待，花床是泰罗帮他编织的，没有泰罗他可不行，所以他会在这儿安安静静地呆着。

托雷基亚的巢穴是最好的，温暖又舒适，储存着吃不完的食物与喝不尽的甘露，他和泰罗约定了要在这儿一起生活。

喂函数

包装袋丢进绿色的垃圾桶，精液要倒掉，再把用过的安全套丢到另一个垃圾桶去。托

雷基亚在翻倒它之前停顿了一刻，然后慢慢地攥进手心，逃回自己的房间去。
他与泰罗在成年后就申请了自己的房子，他一直知道泰罗会带女人回来，也一直默许。红族似乎很愿意在性交方面保持热烈奔放的天性，而只要是泰罗的，托雷基亚都愿意包容。泰罗共享他的时间表，努力地收拾战场，不肯给他带来麻烦，只是尽力也做不好，总会被不言不语的蓝族一眼看出蜘丝马迹。托雷基亚在垃圾桶旁边找到了两个安全套，简单地翻了翻垃圾桶，里面还有别的，因为泰罗收拾了至少两次，所以他不止和一个女人上床，做了一场又有下一场，托雷基亚回家的时候，泰罗正要出门，那理由也是去某人家的借口，托雷基亚明白没有战斗的时候，战士靠性交挥霍精力。
回到自己房间，他心中生出苦涩的钝痛，如果泰罗愿意与别人做爱，为什么这个人不能是自己呢？他曲膝坐在床上，阴郁地摆弄手中的东西，托雷基亚竭力唤醒自己的欲望，他不太容易进入状态，食指拨弄饱满的蚌肉时总会担心是否锁好了门，而如今他拿到了泰罗用过的安全套……突然他绷紧了后背一动不动，体内似乎有一道热流涌了出来，慢慢地导出体内，托雷基亚沾了点黏着体液，食指贴着阴蒂在阴唇中滑动，幸福温柔的抚慰中浑身的肌肉都放松下来，听着晃动着愈发明显的水声意识逐渐变得昏聩而迷离，连带着性感的头脑都不大顶用了，快感累积到巅峰时，托雷基亚尝到了腥而涩的滋味，内里失控的抽搐几下，视线变成一片雪花，他茫然地从嘴里抽出自己的手指，从云层之上的峰峦陡然急转直下，失落和耻辱挤占了蓝族敏感的心，他丢开手中的安全套，躲到被子里，没一会儿，里头传出闷闷的哭声。
“托雷基亚，托雷基亚？”
他睡得正好，被泰罗从蓬松的被子里翻了出来，“怎么了，泰罗？”
泰罗焦躁不安地抓着他的肩膀：“你还好么？”
托雷基亚萎靡地望着他，一如既往，安慰似的伸手抚弄泰罗的天线，却被泰罗一下拍开，泰罗掐着他的手腕：“你先回答我。”
“你做噩梦了么？”托雷基亚露出甜美做作的微笑来，他用笑容嘲弄泰罗时，红族年轻的战士总会泄气一般向他撒娇。果然，没一会儿，泰罗垮了肩膀，垂着头，斗败了似的，轻声问：“他对你好么？”
“谁？”
泰罗难以启齿。
“究竟怎么了？”托雷基亚挣动一下手腕，可泰罗力气太大了，挣不开，“告诉我吧，做噩梦也没什么好怕的……”
故意安慰他似的，轻轻吻红族的手背。
泰罗一声不吭，好一会儿，松开他的双手：“你宁愿跟不喜欢你的人做爱么？”
言语露骨得托雷基亚愣在原地。
“他不爱你，”泰罗站起身，捡起地上的安全套，忍着厌恶给托雷基亚看，蓝族不知所措地愣在哪儿，仿佛根本不记得发生过什么的样子，让他的怒火烧得喉咙发干。泰罗把套子扔到他脸上，又骑到他身上：“如果你愿意跟你不喜欢的人做，为什么不能跟我做？你不愿意做我的朋友么？”
“当然不是……”托雷基亚六神无主地抓着他的手臂，红族有力的躯体钢筋铁骨般难以撼动，恐惧的泪水夺眶而出。
“不是什么？”泰罗恨自己口不择言，却依旧不屈不挠地掰着托雷基亚的头，嫉妒得像抓住了自己出轨在床的妻子似的，他逼问：“和我做，还是不愿意做我的朋友？”

“不是不愿意做你的朋友，”他双手捂着自己的眼灯，又被泰罗分开双臂摁在枕边，细眼的蓝族止不住地啜泣，纤细气质与丰艳性感的身躯纠结着矛盾的美感，泰罗打量自己新得的战利品，猛然生出一种病态的错觉，他已经很久没有仔仔细细的打量自己的好朋友了，自己的忽视中，那影子一般的蓝族生长出幽微、怯人的魅力，不知餍足地收揽着他人的爱慕，甚至摆出姿态如同宝石一般站在旋转台上展示自己的美丽，泰罗想象着托雷基亚如何享受别人露骨的求欢，就沉下脸来，“好，那你说，你们是怎么做的？”
托雷基亚哀求似的望着他，磕头似的点头，无声地求饶，可泰罗的面色一点也没有缓和，他磕磕绊绊地解释：“……我没有。”
“撒谎，”泰罗的眼神轻蔑而冷酷，“别想着能逃过去。”
“但我真的没有……呀！”托雷基亚发出一声惨叫，泰罗的膝盖猛然撞上他的腿心，疼痛后腰后甚至泛出奇妙的麻痒，肿胀肉蒂也无法忽视了，泰罗拿捏着力道，怒气冲冲地又撞了一次，“别想躲过去！”
他扭着腰躲了几次，可仍被红族剪着双腿，隔着被子顶弄，又痛又爽的几下膝击之后，泰罗技巧性地垫着膝盖揉了几下，麻酥的快意在脊椎上乱窜，托雷基亚脸上闪过羞愤的红晕，肉穴却像水汪汪的泉眼似的，他小声求饶：“求你了，不要了……”
“他怎么做的？”泰罗不肯放过他，又顶了一记。
他咬了咬嘴唇：“他没有强迫我！”
怒火差点让泰罗烧起来，他松开对蓝族的钳制，平和得清凉的嗓音几乎有种破裂的嘶哑：“然后呢？”
托雷基亚慢慢地把自己移到床板的边缘去，“他只亲了亲我。”
泰罗噗地一声笑了出来，不一会儿捂着肚子自己擦去了笑出来的眼泪，他停了一会儿，又干巴巴地笑了几声，好久才呼吸几下，抬起头，面色如常地捧着托雷基亚的头：“告诉我他是谁，不要维护他。”
托雷基亚不停地摇头，潜意识告诉他现在的泰罗比之前更可怕。
“他拿你泄欲，你还以为他爱你么！”泰罗的手在掐他脖子的一瞬间移开，“告诉我他对你做了什么……”
托雷基亚双手环着他的脖子，凑上去吻他的嘴唇，燕子似的乱啄，“别生气，泰罗，别生气……”
泰罗捧着他的头吸吮他的舌尖，蓝族难堪地偏过头，他便更强硬地索吻，两人卷着被子从床上掉下来，泰罗摸上他的大腿轻轻地揉捏，拇指向上翻弄时猛地停顿了一下，托雷基亚害怕地盯着他，而他却继续平静地做起了前戏，好像那可畏的停顿根本不存在似的。蓝族侧着脖子迎着他热烈的吻，仿佛浑身都融化似的柔软地舒展开，泰罗揉了揉他湿漉漉的阴户，推开他的腿，换上可怖的阳物，那东西烫了他一下，托雷基亚扭腰躲开陌生的东西，却被泰罗单手摁在原地，扶着阴茎抵了上呼吸似的穴口，丰满的蚌肉吞吐着透明的体液，戏弄似的滑蹭几下，放松下来的肉洞猛然被推进了三分之一的阴茎头，蓝族捂着眼灯大声地喘息，阴茎上的血管跳个不停，狮子的尾巴似的一下下抽在自己的神经上，托雷基亚几乎被陌生的快感逼疯了，泰罗在自己体内，他伸手去碰泥泞的交合处，却被泰罗带着手揉弄被冷落的阴蒂，两种交替着的快感让他迷迷糊糊地咬自己的指尖，他听到泰罗喉结翻动的声音，肉穴贪婪地吐出爱液来，狰狞的阳物挤进细腻高热的阴道，托雷基亚伸出手跟他十指相扣，嘴唇翻弄着说意味不明

的话，间或发出嘟囔似的笑声，抬起腰迎合填满自己的抽插，泰罗揉捏他软得糟糕的胸脯，腰肢耸个不停，包裹着阴茎的软肉天堂似的柔软、谄媚，他望着身下承欢的蓝族："好温暖，托雷基亚，你里面好舒服……"
回应泰罗赞许的是一串痴痴的笑声。
泰罗问："你要往里面摸一摸么？"
他听话地去伸出手，却碰到了红族怒张的阴茎，触电似的躲开，不停地摇头。泰罗换了个好用力的姿势，掐着猎物似的掐着他的腰，冷酷地问："你也是这样跟他做的么？"
托雷基亚猛然惊醒了，却被泰罗压在身下挺进了更深处，害怕地尖叫起来，缩紧的肉道夹得红族爽得倒抽一口冷气，几次整根抽出再挺进才缓解下来，捂着托雷基亚的嘴，狂乱地肏干，"别说话，托雷基亚，你这只知道说谎的荡妇，可真会骗人……"
凶狠的东西在他身体里乱撞，托雷基亚又疼又爽，眼前空白有一阵阵黑，因为高潮的时候子宫痉挛个不停肚子怪异地抽搐着，视线恢复时，他看向四周都好像出现了可怕的偏移，托雷基亚湿漉漉的眼灯盯着泰罗，求饶似的发出一阵阵气音。红族不看他的眼睛，饶有兴趣地碰了碰他小腹："子宫发育的很好，是么？"
托雷基亚磕头似的点头。
"他碰过么？"
蓝族恐惧得摇头。
"没关系，我很快就知道了，"泰罗不再捂着他的嘴，而是不拔出便将他仰面翻了过去，摁在地面上后入，"老实交代，你们怎么做的？"

癫狂场景
狼狈，
托雷基亚强撑着向前爬了几步，又被掐着脚踝拖拽回来，他双臂毫无章法地乱扑，想要阻止泰罗对自己的侵犯，一个太阳日之前他还是处子，托雷基亚还未能学会如何在征服自己的雄性面前保存自己，只是一次次迎来了征服者的盛怒。泰罗捉着他的手腕交叠着摁在地上，狰狞的阳具又粗暴地挺进他泥泞不堪、肿胀的肉穴，高热紧致的嫩肉谄媚地收缩着迎合迅猛而沉重的抽插，托雷基亚战栗地将额头搁在地面上，他越发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骇人的快感颠覆了他过往的全部认知，断片的意识和视线阵阵的空白，阴道不知廉耻地迎合阳物的进出，仿佛泰罗的阴茎洞穿他发育不良的阴道之前托雷基亚从未完整过，如今一切完满得令他恐惧。泰罗喉咙里发出低沉危险的吞咽声，他扭动着腰肢妄图逃脱这场酷刑，可引来的只是雄性的暴怒，泰罗掐着他的脖子，下身悍然一耸，饱满鼓胀的前端猛地抵上柔软狭窄的宫口，流窜的快感让他软了腰。
托雷基亚不停地颤抖，流泪时下唇也哆嗦个不停，"不要再靠近我了，不要再靠近了……"
他望着泰罗的眼灯，知道他完全清醒，而那清醒让他绝望又欢欣。
泰罗调整了下角度，强硬而准确地撞击幽闭着的宫口，一记记重插下去，托雷基亚疼得眼前一黑，额头低着，垂死似的点了点，他已不能捍卫自己了，泰罗轻而易举地顶进肉道深处被撞软的宫口，大开大合地肏干他的子宫，托雷基亚翻滚着尖叫起来，紧绷的足尖胡乱地蹬动，身体滚烫，泰罗被他挣开，他却已不再逃了，双眼迷离，摇晃着身体陶醉地享受起被撑到极致的滋味，迎合将他身体劈开的阴茎享用他的子宫和肉

道。
泰罗推开他的脸，不许他再看自己。
永恒的种族受孕率极低，而泰罗已经告诉他，他的目的是使他受孕。
……
“找到了吗？找到了吗？”泰迦撅着嘴唇：“为什么托雷基亚得到过保释？他那么危险！保释，减刑？还是居家监禁！怎么可能嘛！一定是宇宙法庭的人弄错了！”
风马和泰塔斯愣愣地望着他。
泰迦被他们看得毛骨悚然，指了指自己：“我？我怎么了？”他小心翼翼地凑近了，看到档案里给出的理由是妊娠，而那字迹和签名都属于自己的父亲。

起来，地狱官
#泰罗托雷
我已经做好尽量详实描述梦境的准备了。
宇宙历xxxx年xx日xx月是我第一次做梦的时间，那一次我只觉得诧异，托雷基亚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个美丽柔软的蓝族奥特曼，从小到大我们都黏在一起，我把那梦境可怕的真实归类为我们太过熟悉彼此，故而无论是拥抱还是性交似乎都……可以想见
——
什么？您的意思是我需要描述得更细致，好的。
他，我的好朋友，托雷基亚堕落了许久，我在梦里见到他，他模样大变，浑身散布着妖异美艳的魅力，那也许是我的想象，梦里他脸上戴着面具，双目猩红，佩戴着不合乎身份的束缚具，合拢的双腿长而肉感，却浑不似昔日的内敛，夸张地展露自己以便用暖融融深邃的情爱辐射整个酒场似的。他见我来了，乐不可支的愚弄我，像愚弄在场随意一个宇宙人似的，他变得如此陌生，我焦虑的心不堪忍受那样的羞辱，便怒气冲冲地打了他一耳光，他惊呆了，我却感受到一种无法言说的畅快……前所未有，那很可耻，但我十分快意。托雷基亚捂着脸伏在桌子上，周遭的宇宙人似乎害怕他，只能僵硬在坐在原地一动不动，他环视四周内心窃喜的宇宙人，面容扭曲的地望着我：“No.6！”
“你为什么离开？”我问他，我心头窜起一把火一路烧到下腹，硬得走路都不舒服，是的，我们读书的时候有时候望着他我也会这样……但，哦，我不必解释继续说是么？
我明白了。托雷基亚肩膀抖了抖，恶狠狠地问我：“你懂我什么？”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伤心得一阵眩晕，怒火让我的脑子也不清醒了，他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我从愤怒之中缓过神来，一只手反剪着他的手臂，一只手卡着他的脖子……托雷基亚的脖颈被我掐在手里，动脉贴着我的手心跳个不停，我很满足，母亲隐约跟我提过，我似乎总会无意识间做出粗暴的事，他因为呼吸不畅蝴蝶似的挣动时我猛然惊醒了……是啊，我在梦里却似乎醒过来了。我放开他的脖子，托雷基亚咳了好一会儿，挑衅似的说：“要加钱。”
“什么？”我没听懂。
他露出邪恶的笑容来：“玩强制性交要给我加钱。”
我愤怒到极致，思维却恍然清晰了，我说：“好啊。”
那似乎出乎他的意料，我聪明的朋友立刻剧烈挣扎起来，他柔韧的身躯挣扎起来的时

候，肉感的臀部一下下撞在我的生殖器上，我很快有了反应，我不停地警告他不要动，但他不肯相信我，也不肯听……两者令我发怒的是前者，一个声音在我脑海中徘徊，我必须惩罚他。
我由着他无谓、绝望地扭动身体，我想念他，即便他模样和性情都大变，我怀着冷漠的思念打量他，在梦里托雷基亚无意识的撩拨下，我浑身都滚烫的，但我的精神和身体似乎一分为二了，一部分好像估算着什么货物似的估算我的老朋友，醒后我意识到，我在用看妓女的方式估算着能从他身上榨取的性价值，另一部分，我的精神，如此哀伤，如此愤怒，如此痛苦……
我没有抚慰他的身体，他挣扎个不停，累得半死也不肯放弃，桌子的高度刚刚好，我甚至扶着阴茎，只是抬起腰，就能让阴茎前端的裂口剐蹭他的生殖裂，他阴唇肥厚，入口光嫩又湿润，凉津津的……他浑身上下，每一块皮肤，只有这里我从未触及，我对朋友有很强的占有欲，但我甚至在梦里才见到它……而他说要付钱，难道是有什么人捷足先登过么？我登时震怒得毫无理智，折着他的手臂，不讲道理地用阴茎往他吐着透明体液的肉穴乱顶，周遭的宇宙人都惊呆了……但我心中升腾起无以言语的满足。
他的穴口吞下半个龟头的时候撑得红肿，肩胛骨随着呼吸蝴蝶似的煽动，托雷基亚一声不发，那大大折辱了我的自尊，我奋力挺进他的肉道，只进了三分之一他便像被劈成两半似的不停地呜咽。我掐着他的脖子，摁着他的头，把他的脸摁下去，宇宙人窃窃私语起来，他们不知畏惧我，还是畏惧托雷基亚，总而言之，他们只敢眼睁睁地看着我占有猎物似的战友我的好朋友……托雷基亚很美，但他不是他们的，他是我的，我被吸得头皮发麻，快速地耸动，胯骨撞得他美好的臀肉晃个不停，梦里我对他的占有欲是对女人占有欲。我听见了宇宙人的交谈，他们说托雷基亚是个处女。我低下头，看到他卡着腿肉的大腿环上积了黄金似的血，我高兴得发疯，狠狠地挺进他柔嫩的肉穴，几次狠顶触及到的宫颈口，托雷基亚一声不发，高潮迭起时浑身上下的骨节不受控制似的抽搐，梦里他有专与我交欢的阴道和子宫，而我会很彻底的使用他，我正是如此在众目睽睽之下操弄他的，他完全属于我。

仙度瑞拉
#泰罗托雷
“她是泰罗的妞，”我才写好的情书被同桌摁在桌面上，他说：“我奉劝你不要去试！所有人都知道她是泰罗的妞！”
泰罗的妞！
我只是听着便晕眩，但依旧不死心：“但，假如，我是说，假如……我可以追求到她呢，如果她喜欢我……”
同桌把头摇得像螺旋桨，“你快清醒清醒吧！！”
虽然他如此坚决地否决我，但我仍知道，他也同样垂涎托雷基亚，那美丽的蓝族女人大我们两个年级，聪慧异常——她只肯考第二名，每一次都是第二名，紧紧地咬在泰罗后面，一道影子似的。由于她那惊人的美丽与智慧，即便是同样锋芒毕露的泰罗也难掩她动人心弦的光辉，他们总结伴而行，泰罗捉着她的手腕，托雷基亚便微垂着额头慢腾腾地缀在泰罗身后，我听朋友感慨她像泰罗新婚的小妻子，泰罗对她也足够放肆，他的手搭在她的腰上，与她耳鬓厮磨着讲话，而更令人哑然的是他一点儿也不介意任何意图靠近托雷基亚的追求者，仿佛他看不起任何人，觉得任何人也没本事从他

怀里抢走那个沉静的女人。
红族的战士都是如此高傲么？可在我印象之中，泰罗的父母都是威严却可亲的人。我的尊严在他舒舒服服靠在托雷基亚的胸脯午睡时被大大的贬损了。
我可真恨他。
哦，那话怎么说来着？——智慧是个女士，她只爱战士。
虽然如今想来并不明智，但我很快对托雷基亚展开了追求，我们同样是女性，又同样是蓝族，很快我们打成一团发展了友谊。我知道她会写诗，她有着缪斯的喉舌，是天生的诗人，每每托雷基亚用她那沙哑、柔媚的声音讲话、谈诗词，我甚至会忘记自己身处何处，而那时候泰罗要么在照抄她的作业，要么困倦地躺在她的大腿上，由着她轻轻地抚摸他的角。泰罗对她细腻的心思没有一丁点儿理解，但托雷基亚喜欢他也愿意如同没有惠敏的寻常女人似的爱着他，我很是嫉妒。在我看，她浑身上下都透露着不定的邪恶，仿佛以一种无与伦比、可怕而诱人的姿态勾引着每一个能察觉到她的人，偏偏泰罗对此一无所觉，与此同时，她又只爱着泰罗。可喜的是，她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魅力，慢慢地敞开心扉，不仅与我，甚至与其他胆大的追求者们约会，我去图书馆的路上，她邀请我去草坪上吃冰，顺便看看科技局根据曼的资料制造的人工月亮，那轮姜黄色的明月升腾起来的时候，我大胆地碰了碰她的手指，她如同个寻常的柔顺女人似的把我抱到怀里，我高兴得发疯，陪着她写诗，而她又是个比月亮更疯狂的女人，我还记得她写了什么。
月亮爬升起来的时候泰罗来找她，托雷基亚不情愿，她说，比起去陪泰罗抄写作业，或许在这儿看月亮更快乐。泰罗不那么高兴，捉着她的手腕，捉着自己柔顺的小奴隶生气的离开了。我自己兀自开心了一会儿，又泄气得很，或许是那时我可怕的直觉已经感知到了她的邪恶。
恒星观测数据只在图书馆有个备份，那天太阳系的观测数据无论如何也不能合法调出，而维修的科技局人员都涌到一处去看月亮了，值班的赛文气疯了，由于我无事可做又睡不着，便自告奋勇去图书馆取备份的数据。
“宽恕我吧，求你了……”
我在图书馆深处听到了托雷基亚的声音，她沙哑的声音之中仿佛有着一种抓心的挣扎，我慢慢地朝着声源走去，她跪在恒星观测数据的主控电脑上，像一头漂亮的雌兽被制住受精动弹不得，“求求你了……”
托雷基亚跪在那儿，牲口似的向他摇尾乞怜，不盈一握的腰肢拼尽全力讨好着他努力地摆动，但泰罗对她毫无仁慈，只顾着埋在她的体内惩罚似的耸动。她一直在哭，捧着自己的脸，精巧的鸽子乳上留着青肿的指痕和深刻的牙印，错开的大腿露出内侧写着的正字和溪流似的精液，我捂着自己的嘴，全然想不到泰罗会做这样过分的事，而她又如此可怜不得不在盛怒的雄性身下讨欢，哆嗦个不停，一直摇着头，脖颈的曲线几乎崩成了受难似的直线……我意识到我救不了她，我怕他，一言不发震怒之中的红族战士是如此恐怖，他捉着她的头，把她的脸摁在屏幕上，凶狠地挺动着腰肢，她足尖紧绷看起来挣扎过了，但那恐怖阴茎桩子似的把她钉在那儿，以至于托雷基亚的顺服似乎本就应当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她发现了我，慢慢地，挂着口水的唇角浮现出一丝艳丽的弧度，喉咙里也发出轻轻的呻吟，泰罗低头吻她的嘴唇，下身依旧挺动，他不停的道歉：“对不起，托雷基亚，你会原谅我么？我太嫉妒了……”
她几乎是痛苦地望着泰罗，那副伤心的宽容真而又真……疯子！疯子！我发狂似的逃

出图书馆，恐惧的泪水几乎把自己淹没了，疯子！疯子！我连滚带爬逃了回去，赛文问我要数据，我差点藏到了他的披风底下去，他很诧异，没再问什么。后来，我刻意逃避一切与她有关的事情，无论谁与我谈我都要逃，不过几个月后，面色不虞的赛文来上班，闲谈时他告诉我，托雷基亚因为怀孕休学了。科技局的人很生气，他也很生气，也许是他知道他的数据主控电脑怎么了。

空心石
#泰罗托雷
红色的巨人半跪在树林之中，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甚至不及他小腿的三分之一，他眼灯明亮又安静驯服，虽然除却火焰似的皮肤和有力矫健的身姿，内在依旧属于泰罗的部分很是有限，但雾崎依旧高兴，他深色的眸子一瞬不瞬，围绕着堕入黑夜的恒星踱步，笑着问："我们来玩玩吧，怎么样？我们不是要永远做好朋友么？"
那巨人沉默以对。
"我明白了。"雾崎在空地上躺下来，野炊似的微微曲起一条腿，他不再看泰罗，而是仿佛在后花园休息似的合上眼，不再用冰冷而戏谑的目光面对世界时，闪电照亮的那一刻静谧而儒雅的气质仿佛在那微笑的面孔上回光返照了。猎猎风声一往无前，树叶喧嚣，一切沉寂的都被雷鸣声奏响了，走来的泰罗脚步声很轻，红色的奥特曼仅有人类的大小。雕塑似的身躯有个空心的核，仿佛从上至下都垮塌了似的，因而不畏惧雷声轰鸣和冰锥似的雨水。他睁开眼，飘落下的雨水缀在睫毛上，得意地看着傀儡似的泰罗靠近自己、再慢慢地躺下，小心翼翼地缩小两人间的距离。
雾崎欣赏这具仅用本能牵动的木偶，抚摸他的胸灯，叹谓道："我就知道你喜欢这个，家人啊，爱人啊，那些巧克力似的感情……但你和我都知道，我们一直都知道……"他不再继续说下去，只是说："我们继续吧。"
他跨坐在泰罗身上，木偶似的男人不解地望着他，在那光明之后更似毫无留存。雾崎的笑容消失了，他几乎鼓起浑身上下的力气才伸出手轻轻碰了碰泰罗的角，"是你毁了我，光之国生了我，但是你毁了我……"他滴着雨水的手移到泰罗脖颈，"你太耀眼了，耀眼得仅凭光芒就能摧毁整个光之国……摧毁光之国那脆弱平衡的人，是你，不是我，光明最大的罪过就是吹捧自身的本事和力量，又可笑的宣称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任何的其他卓越的东西……我看到了你的光芒，就了解了，光明和黑暗的划分是多么幼稚可笑……"
低着头，他幽微的喃喃细语碎散在瓢泼大雨之中，他的邪恶与恨无关。
"燃烧吧，燃烧吧，让一切都燃烧起来吧。"雾崎俯下身吻他的嘴唇，他湿漉漉的头发卷曲地帖服在面孔上，茫然的眸子紧盯着身下被黑暗侵蚀的泰罗，仿佛在这摧枯拉朽的雨势之中谛听着来自眼前人的神谕，"No.6，让我再看看你……"
红族战士一把抓住他被雨水浸得冷冰冰的手腕，用力地回应他的吻，几次他激动得想要捧住泰罗的脸，却像被拴起来的鸽子似的在原地剧烈地扑腾翅膀。
泰罗力气大得惊人，雨水落进他的眼睛里时，托雷基亚却想到了许久许久前，他缀在泰罗身后，看他在自己的怂恿下用蛮力掰开栅栏，那时的泰罗和自己一般身高却像一头强壮的小牛犊，如果被泰罗抓住，自己任何反抗的余地也不会有，而在万年的相处之中，他也知晓在泰罗的勇敢之外并不缺乏体贴，拥有望而生畏力量的太阳之子在每次进入自己时更是女人似的温柔。泰罗无意识地咬他的喉咙，却并未用力，好像对这个可以被轻易撕碎的人类躯体毫无办法一般，因而撒气似的作出些幼稚而赌气的动作

来。雾崎胸腔深处发出愉悦的笑声，他宽容地望着泰罗，因为他信自己的神，也要把自己献给他，托雷基亚爱他像生了病，但托雷基亚喜欢生病。
雾崎半是诱惑地说："我不会逃，但你可以捆住我，或者用你的王冠，把我钉在地面上。"
沉默的泰罗浴在雨中，他没有表情的面孔在听闻托雷基亚的话后猛然透露出痛苦神情来，灰蛾似的在两种欲求之火间挣动。
"没关系的，我不会疼，"雾崎诱惑他，愉悦地看他无声地挣扎："做你想做的，我会永远原谅你。"
泰罗退了两步，他的右手摁在左手的皇冠上，浑身上下的肌肉不受控制似的抽动，计时器深处发出格里姆德缓而低的吼声。雾崎吐口气，抿着嘴唇等着自己血溅三尺。暴雨之中泰罗又一次重回死似的沉寂，片刻后，猛地张开双臂抱紧了眼前的恶魔，拥着情人似的把湿漉漉的头颅抵在雾崎的颈窝，而他的右手去碰左腕上的皇冠，左手紧紧地牵制着自己的右手，那一刻托雷基亚甚至以为泰罗清醒着。因为他很清楚看似自己行使着主人的道德，但只在泰罗勒得他无法呼吸、视线晕眩的拥抱之中，托雷基亚才觉得自由。
"你害怕了么？"
意料之中，泰罗没有任何回应。托雷基亚唇边露出一抹古怪的微笑，"没什么好怕的，泰罗，没什么好怕的，我很安全，就在你身边。"
话锋一转，他又说："但我可不会陪你玩过家家，我不喜欢幼稚的游戏。"
泰罗顿了顿，微微弯着腰，浑身由着有力的肌肉牵动起来，他拨开雾崎的湿漉漉贴在前额的刘海儿，鲜红的手指擦过他眼角洇开的蓝色眼线，雾崎不笑时凛冽决断的气质像模模糊糊记忆之中的青色身影。泰罗十分爱他，只是辨认不出那个古怪的名字，那是一种"错乱"和"混沌"，像现如今这有魔神呓语的梦。雾崎向他献吻时，泰罗无抵抗地回应他，他火焰似的双手隔着湿透的衣服抚慰这具冷冰冰的肉身，他内心生出狂妄的欲念，想带他离开，把他藏在任何人、任何罪都找不上来的地方。近乎根植于本能的某种直觉告诉泰罗，这具人类脆弱的身躯之中其实根植着另一种脆弱易碎的物质。
雾崎侧过脸颊，雨顺着喉结和锁骨流进衣服里，泰罗不再去想，而是掐着他的脖子去舔他锁骨上的水珠。
"No.6，这样不对。"他冷酷无情地指责他，"你不止是这种程度而已。"
一边说着，雾崎仰起头抚慰自己的身体，蓝色的身躯和红色的眼如水的波纹似的浮现出来，红色的眼灯亮起的瞬间，泰罗扑上去抓他的脸，托雷基亚发出一串愉悦低沉的笑声，敞开双臂任由红族战士发狂似的毫无章法地攻击自己。在胡乱的宣泄了恨意之后，泰罗慢慢的安静下来，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前方，仿佛在放肆的恨之后，再不能拿出相爱过的证据。大雨如注，托雷基亚微微偏转身体，几乎是毫无防备地跪伏下来，长长的手臂向前伸展至极，手腕松松垮垮地搭在一起，只在泰罗抚弄他的腿根时颤微微地抖落了指尖流淌的雨水。
地球的雨称不上冷，少年时他们一同冒险，嬉耍时路过一个纯粹的气态的星球，泰罗突然抱住他，虎口抵着他的腿根手指掐进他的腿肉毫无征兆地试着进入他的体内去，托雷基亚吃了一惊但只是象征性地推阻两下便驯服地抬起臀部坐了上去。与蓝族相较生来是战士的红族在性事上更为热衷，相比同还是个毛头小子只知道横冲直撞的泰罗在纳入式的性交中获得快感，"泰罗在自己身体里"的事实才令托雷基亚高兴得牙齿打

颤。他习惯宽容地抚摸泰罗的尖角和胸甲引导泰罗在自己身体上挥汗如雨。然而那一次无论托雷基亚说什么泰罗都不肯听，泰罗发了疯似的强奸他，肉刃凶狠地同进还未足够湿润的阴部，起初托雷基亚痛得眼前阵阵发黑，但当红族毫不保留地肏干他时，他深埋在内的某种疾病第一次发作了，托雷基亚一边哭一边扬起头晃动着腰肢无力的迎合起来。他们从那颗没有编号的气态行星缓缓坠下去，仿佛在世界孕育的最初就在交欢。经验不足的残酷性事好像从根本上驯化了托雷基亚，无法听到彼此声音的行星之中，分明受害的一方像得了性瘾，快乐得紧抓着加害者的手臂。他像被闪电击毁的塔，倒坍后紧握着零星、免于毁灭的光明，燕子似的投身一道烈火，而又他称那为太阳。托雷基亚蓝和银的大腿遍布着血液的黄金和浓稠的精液，半退化的肉穴被撑得肿胀，却仍旧不知餍足地绞紧、吸吮，好似他无性的身体里被洞穿出一个直达子宫的阴道，在他永恒的身躯存留了一串来自泰罗的密码。离开气态行星后泰罗听到了他沙哑的哭声和含混不清的“救救我，救救我。”紧忙把硬着的阳具抽了出来，把他搂在怀里，托雷基亚靠着泰罗的胸膛失落地摁着微微隆起的小腹，无论泰罗说什么他都一个劲儿地摇头，怀孕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毫无意外的事。雷鸣后，密林中传来一阵阵动物的叫声，托雷基亚微微沉下下颌，身体缓慢地迎合泰罗的阴茎，他很熟悉那玩意儿，他总坐在那上面攀向快乐的巅峰，像赶着海浪冲进盛怒的海洋，被浪潮冲刷得神智模糊，任由身体横陈在陌生而熟悉的红族情人身上。泰罗左手抓着他的腰，肉刃的抽插没有一丝怜悯之心，托雷基亚的脸埋在手臂之间，头颅耸动，他轻声嘀咕着什么，但很快被雨声淹没了。

Satyriasis Fix
#泰罗托雷
泰罗收到两卷胶卷，地球的那种平凡无奇的胶卷，要用老式电影的放映机播放，这自然不会来自他的地球友人，但一种欲求催动着他播放它，用半虚构的映像拓宽他生命的千亿分之零点一。
他花了好大力气找到了放映机，一边拿着从店里拿到的爆米花一边等电影开播，而那张戴着面具的脸出现在他面前时，泰罗停了一下，他太久不见托雷基亚了，那张面具冷冰冰的，他看了会心悸。
“我知道你一定会看的，对吧？”托雷基亚舔了下唇角，“我会让你很满意的。”
这句话不是对着镜头说的。
蓝族的托雷基亚气质温柔顺从，自他远远地逃离了光之国，庇护他的光明变成黑暗中闪烁、游移不定的危险火光，一切悚然可怖的阴晦使他变成一尊闪闪发光的邪恶岩间圣母像。镜头偏了一点，泰罗险些从椅子上跳起来，托雷基亚手里握着一个很狰狞的阴茎，那阴茎的主人看似也是红族的奥特战士，他微微张开口唇，用舌尖轻轻地剐蹭渗着前液的马眼，又低头含着前端吸吮，那阴茎太过狰狞，仅一个可怕的前端便撑满了他的口腔，托雷基亚喉咙中发出一丝不悦的哼声。泰罗心头一颤，睡不饱时托雷基亚也会无意发出喉音。但他依旧用口腔服侍那个恐怖的性器，甚至更努力地张开嘴让龟头一路抵达自己的喉咙。他连连干呕，口水漫溢，却更为柔媚顺从。托雷基亚把双手背到身后去，尽力地仰着头，让阴茎更顺利地在自己的喉管里抽插，他半眯着眼，仿佛对狰狞的性器很是着迷，愿意用一切令性器的主人满意，像封死在蜜蜡里的小兽

仿佛睡梦般唇齿含笑。泰罗记得他的一瞥一笑，他不愿托雷基亚袒露出这样的神情，他的至交好友对另一个战士的男根展露出了某种投射，那令他寝食难安，而老式放映机没办法一瞬间将进度条拉直最末，泰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托雷基亚如同品味着什么甘美之物一样迷恋地吞吐那根阴茎。那红族的手固定他的头，腰肢不紧不慢地耸动，泰罗的神经紧绷着，却听到令人不安的、细细低低的杂音。那根阳物埋进托雷基亚的口腔，他浑身剧烈一抖，然后捂着喉咙吐出一大口浓稠的精液，他舔了下唇角，
说："我会让你满意的，你也要满足我。"
这回倒是面对着镜头，但他眼神迷蒙，唇角挂着混合的体液，似投身消融在光明之中的一道阴影。透过镜头永恒的注视，托雷基亚清醒而几近癫狂的目光像一道闪电似的鞭子狠狠地抽在泰罗的脊梁上。
托雷基亚低下头，双手交叠背在身后，姿态是为神明献祭的牲畜，虔诚又低微，他的额头点在地面上，用绀青色的舌面规规矩矩地舔净地面上的精斑。
镜头一直后退，泰罗骇然地发觉一整排二十二个一模一样的机器人出现在镜头之中，而每一个都有着他的脸，他们沉默不语，严肃得如同神明，要山峦也倾倒。他又数了一次，二十二，托雷基亚如同误入林间的处子含笑着拨弄每一个沉默的"奥特战士"，因为他们都有着泰罗的脸，所以他对他们很用情。他欢喜地对泰罗说："你很喜欢人类，你跟人类建立了感情。"
停了停，托雷基亚又用他满含媚意的口吻重复了一遍："建立了感情，跟人类，No.6如果你是人类，今年就是你的成年生日了，20岁快乐。"
他做了个手势，极力地将腰肢折下去，机器人们如同捧着一个即将倾倒的女人般维持他新月般低垂的弧度，托雷基亚说："祝你生日快乐，No.6，但这也是我的生日，你也要满足我。"
二十二个机器人启动时，嗡鸣声无法被掩饰，而那也正令托雷基亚不满，他们亲吻他的皮肤，恒温的唇令他生出莫名地癫狂，十几只手在程序的编写下揉捏他的腿心，柔嫩的肉穴被同一个力度的十几手触及，仿佛海潮般规律的快慰感永无尽头似的。他紧紧地盯着镜头，看着我，看着我，No.6……
托雷基亚是案板上的鱼，猛地弹了起来，两个沉默不语、没有任何表情的泰罗紧紧摁着他的腿，让他的腿起来地面，分开。那两个在编写时的编号都是No.6，托雷基亚制作之时也没有给他们安装阴茎，他们两个和镜头外的那个一样，已经被排斥在盛宴之外了，他们仅需要感知而不是享受。他想成为No.6的私藏，以至于他不惜成为他的女人，他们的口唇侍弄托雷基亚的肉身，托雷基亚敏感的肢体触电似的微微颤抖，机器们有着泰罗的脸和名字却没有那个望着他的眼————他们当然有眼灯，他们抚摸恶魔突出的骨节时，分寸感上佳，眼灯甚至会如泰罗看见喜爱之物般光芒融融。
但在那程序设定的目标后，里面没有泰罗。
托雷基亚的内心空而恐惧，脸上也露出了少见的迷茫，他们吻他的嘴唇，舔他的阴蒂，他的肉身中仿佛有细小的闪电游动，他置身于不安的性欲和紊乱的失控，由着泰罗们试探他的每一寸领地。
镜头之外的泰罗想，你们停下，你们停下，他不想要，你们停下。
而托雷基亚低低地笑了两声，他双臂捧着一个机械泰罗，豪放地与他接吻，机械泰罗吸吮他的口舌就像一个信号，二十个机械造物都动了起来，他们更为放肆，而躺在他们中的是他们永恒的邪恶造物主，他们永恒的婊子。

几个机械泰罗揉捏他的乳房，几个机器泰罗触碰他的阴唇，托雷基亚大声地呻吟起来，又很快停了下来，他很温顺，语言轻柔，泰罗第一次听到他尖叫般的喘息，他的目光紧盯着屏幕中吞吐男人阴茎的托雷基亚———他面具的缝隙留着精液，动情的模样像一株生长在精液之中的水仙花。他的呼喊变成了罐子里闷闷的喘息，泰罗能听出演戏的成分，但托雷基亚突然僵硬而无声地张了张口，他的模样变成了行走人间的拟态，黑发挂着粘稠的精液，瞳眸放大，又再次变回了托雷基亚的模样，在泰罗眼中不祥而无声地颠簸几下，他脸上又露出笑容来："被破处了哦……"
泰罗不敢相信。
他妩媚地将手搭在无声玩弄他乳房的机械泰罗身上以支撑他颠簸着的身体去调整镜头，镜头离开他的脸，泰罗看到那个自己的阴茎上挂着靛青色的血。
托雷基亚笑着问他："你的编号是第几？"
机器人并不回答他，他咯咯地笑起来："反正不是No.6对不对？"
不知编号的机器人在他身体里射精，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有时他们会改变姿势，但每一次都会内射，第六个机器人将阴茎塞进托雷基亚的阴道里，浓白色起着泡沫的浆液随着抽插一股股地落下来……
在他不看向镜头时，机械性爱无法给托雷基亚带来真正的快乐，只要他想象着这是泰罗，哪怕仅是一个亲吻都会给他濒临死亡的快感，想起这是泰罗，他的肉身和灵魂都为之颤抖。但托雷基亚很快就厌倦这样的把戏了，他厌倦虚构，甚至愿意为了虚无的真相将自己放逐到河流之外。
他们都不是泰罗，真正的泰罗不在这里。
制造他们时，托雷基亚煞费苦心，可他绕了好远的路，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卑劣的试验品。他随着机器的操干摇晃着肢体，生理构造的躯壳也随之肉感地晃动，可他的灵魂漂浮着，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快乐。他看着镜头，沮丧不已："他们都不怎么样。"
托雷基亚打了个响指，更多的机器人围了上来，他们并不正常，他们是半成品的"泰罗"，线圈和电阻都在外面，而他们比"泰罗"更疯狂，托雷基亚故作惊讶地说："他们都是没有制动装置半成品呀。"
又笑着梦呓般说："No.6，快来救我吧。"
他捂着鼓起的肚子，如怀孕的母亲般亲昵地捧着自己的孩子，只是在托雷基亚的子宫中，除了人造的精液又没有任何一个生命着床。
没有制动装置的半成品不介意自己与另一个机器使用一个共享婊子，两个编号No.6的机械泰罗依旧无欲无求地掰开他的腿，由着他们同类分享他，而那些裸露着一部分躯体的半成品更不介意分享，两根阴茎在他的肉洞里发狠地操干，那些半成品用他身体的每一寸皮肤自慰。
粗粗算他们的数目，至少有三十几个。
那二十几个成品机器人完成的任务是在托雷基亚身体中射精，一场精密计算过的轮奸仅仅是破处，而这些半成品才是真正在疯狂享受托雷基亚的身体，托雷基亚因快感不停地哆嗦，他看着镜头，兴奋得像发现了什么新奇事物的孩子："No.6，他漏电，哈哈❤"
他们不介意将阴茎塞进他的束缚带，操弄托雷基亚的乳头。当他一心与镜头后的泰罗不停说话时，半成品便在程序的支配下打他的耳光，然后肏他的嘴。托雷基亚摇晃着身体随着他们的节奏颤抖，吃过太多阴茎的嘴几乎无法合拢，每次一咳嗽都会带出粘

稠掺着精液的口液，他那表演似的音色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真实而沙哑的疯狂尖叫，那一声声尖叫几乎令泰罗毛骨悚然，他的心脏随着托雷基亚的痛苦的吸声而高高调到嗓子眼里，却又在这恐惧之中感受到另一种奇妙的甘美。半成品的机器用阴茎残害着托雷基亚，而托雷基亚利用了这卷录像带放肆的侵蚀了他的精神。
托雷基亚捂着自己圆滚的腹部，微笑着说：“快来救我吧，No.6”
他无法合拢的双腿不再流淌奶一样的精液，而是流淌着黄金似的的血液，残破的机器人围了上来，他们不成人形，有些甚至还有着生物的部分，镜头后的泰罗几乎干呕起来，可他的目光无法离开那个残破的、怀孕似的躯壳，托雷基亚依旧美丽，即便被玷污，也依旧存留着岩间圣母般隐秘含混的笑意。
镜头远远地退开，他美丽的身躯淹没在无边无际的机械造物之中，泰罗很确认，他会让他们中的每一个都享用他自己。
屏幕扭曲出紫色的漩涡，而从那之中，走出来的是一个无暇未佩戴面具的托雷基亚，他年纪很轻，浑身散发着银白色的光芒，忧郁而温柔。

你那冰冷的心
#泰罗托雷
概括：托雷基亚抓没黑化之间的自己给黑化之后的泰罗搞

托雷基亚嗅到一阵苦涩的杏仁味，而后便失去了意识，醒来时他身上扣着束具，脚腕手腕扣在一起两边掰开，一只有着尖指甲的手十分仔细地触摸他眼灯的边缘，此时托雷基亚察觉到：自己什么也看不见。
手的主人仿佛在仔仔细细地打量自己，指尖并不用力，甚至是温柔而缅怀的，托雷基亚扭头躲了躲，那只手却把他的脸掰正，让他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的眼睛正对着前方。
托雷基亚完全明白了，此人是个二流角色，正对着自己的还有他的上司或主人，而自己正被当成了某种牲畜被献祭给了某人，思及此处他一阵阵反胃。托雷基亚极快地回想那一个个奥特一族的死敌，没有任何一个有能力潜入科技局在毫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劫持自己。身旁的那个人冷冰冰的指尖勾动了托雷基亚的下身，他倒吸一口冷气，胸腔剧烈地颤抖起来，下意识攥紧拳头，头脑中极快地开始盘算如何挣脱材质不明的束具，那个人说：“别白费力气了。”
“这声音……？”他愕然，因为这是他自己的声音。
那人的语气中带着笑意，半哄骗似的压低着嗓子，“我就是你，我来满足你的愿望。”
“你知道我什么！”托雷基亚察觉到他的指尖触碰到了自己的肉唇，冰凉而坚硬的指甲轻轻地摁压着紧闭着的裂口，足尖也因传至脊椎的快感猛地弹动一下，他心中骇然：“你要做什么？”
“你让我说了两次，我很不高兴。”另一个自己说，“我来满足你的梦想，我来满足你，也是满足我自己。”
“你胡说！”
另一个托雷基亚冷淡起来，“我真讨厌这时候的自己，自怨自艾，又假装一副正直的圣人德行，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你很想要的，我一直知道。”

“你……”
他突然紧紧地掐着另一个自己的下颌，大笑起来：“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追得上泰罗？你以为你是谁？”笑得尽兴了，他嫌弃至极地把曾经的自己摔在仪器上，掏出手帕慢斯调理地擦掉手指上体液。
后脑撞碎仪器，托雷基亚短暂的眩晕一阵又能清晰地看到眼前的景象，虽然在他提到泰罗时，心中已肯定眼前的人会是自己，可看到他覆在脸上的面具和计时器中汹涌的黑暗时还是大吃一惊，他说：“我怎么会……”
“你怎么会什么？”托雷基亚敞开双臂，坦然地接受另一个自己惊愕的审视，“你该知道，这才是你应该有的样子，在你接受你真正的样子的这一天，我要送你一个礼物，一个你朝思暮想的礼物。”
说着他跳舞似的走到培养仪面前，感叹说：“让他安分一会儿真的很不容易，但这样才有拆礼物的仪式感是不是？”
被束缚着的托雷基亚心如擂鼓，另一个自己解开培养仪的金属罩，一个身材高挑强健的男人出现在自己面前，他定定地盯着那对弯弯的奥特天线：“你把No.6怎么了？”
“我不得已而为之，他精力无限可以随意挥霍，但我是不加班主义者。”另一个自己愉快而坦荡地抬起左腿踩在桌面上，托雷基亚看到白色的液体顺着他紧绷着的右腿的蓝色皮肤流了下来，“你明白了么？”
托雷基亚剧烈地挣扎起来，但另一个自己束缚自己的方式恶意十足、牢固而又色情，他不停地挣扎，两条腿却被开得更宽。断开管线、培养仪内的培养液降下去，泰罗的眼灯亮了起来，他大步走出来，而另一个托雷基亚悠悠闲闲地向他弯腰行礼，步伐轻盈地引他到托雷基亚面前，沉默不语的泰罗有着可怕的暴戾和力量，似乎宇宙中的一切在他面前都会被那力量倾覆。
他小声念他的名字，像念神的名：“泰罗。”
泰罗毫无反应。
而在绑着自己的那张床前，另一个托雷基亚又一次触碰他的肉唇，两指拨开，让湿润的肉缝正对着一言不发的泰罗，他用诱哄的口吻说：“你不是最喜欢泰罗的么？别闭上眼睛啊，你还记得么，你加入科技局的第一天，他陪你庆祝，我们好高兴呀，喝了不少酒，闹到好晚，No.6昏睡之后你一边舔他的手指一边自慰，你不想他用那只手帮帮你，我记得是他左手无名指，你也记得是不是？”
“你不要再说了，求你了。”托雷基亚浑身的血液似乎都凝结了，他又说：“求你了，放过我吧。”
而另一个自己笑得却很得意：“我是来帮你实现梦想的。”他一面说着，一面推拒泰罗不停磨蹭他颈窝的头颅，而显而易见的是他舍不得泰罗不高兴，托雷基亚哄着泰罗到另一个自己身边，又从后面搂着他。但对年轻的托雷基亚却与酷刑无异，他一遍遍地说：“泰罗，泰罗，清醒过来，求你了。”
泰罗试了试，热乎乎的甬道窄而柔软，他的阴茎抵在穴口，一寸寸没入托雷基亚的生殖腔，快感绵延，被填满的渴望前所未有地得到了满足，而肉贴肉的真实比任何一次幻想还要激悦，年轻的托雷基亚负隅顽抗：“我要死了，No.6，求你了，醒过来，醒过来……”而年长的那位则一边抚摸泰罗的角一边柔声说：“做的好，No.6，那就是我想要的。”
他掐了把年轻的自己，说：“是不是很好？No.6总会做的很好，你知道的。”

年轻的托雷基亚流着泪摇头，而泰罗则不管不顾地耸动起来，他一刻不停地操弄着昔日的好友，即使被邪神的碎片印象头脑混沌，泰罗却隐约地察觉到托雷基亚身上某种怀念的气质，他抚摸托雷基亚发颤的胸膛，又去捧着他的脸，额头抵着额头，好像回到了再也回不去的少年时，托雷基亚呜咽一声，“泰罗”和“No.6”破碎在唇齿间。泰罗按压着他绷紧的小腹，挺胯的幅度也变得克制而温柔，年长的托雷基亚烦躁不安，他拽着泰罗的天线，在他耳边耳语：“No.6，你被他骗了，他是个撒谎的婊子，你还记得么？成年后你约他的电话，即使他早就决定不去，也要和你聊许久，你知道为什么么？……”
“不要说，…”年轻的托雷基亚又惊又恐，而泰罗因他的走神而发怒，勃发的阴茎凶狠地挺进他的身体，托雷基亚无声地惊呼一声，头脑一阵空白，仿佛生殖腔内细密的闪电轻柔地流窜，他的头颅高高扬起，纤细的腰肢绷成一条曲线，但他既无法逃离滚烫的阴茎，也无法离开泰罗，托雷基亚毫无章法地翻腾，而他愈是挣动便被侵犯得愈深，仿佛一块处女地从内到外都被开垦。
年长的疯子笑得更得意，他闲闲地抚上泰罗的脸，“……因为听不到你的声音他就睡不着，他想你到他那里去，像现在这样操他。”
托雷基亚喉咙里呜咽着，肉穴紧绞着泰罗涨大的性器，高潮来临时，泰罗在他生殖腔的深处射精，年长的托雷基亚亲昵地蹭他的肩膀：“No.6，是不是很特别？很值得纪念不是么？我用录像带记录好了哦，一个个邮寄到光之国怎么样？”
他还要继续说下去，泰罗却一把掐住他的脖子，将他摁在年轻的自己身上，毫不怜惜地从后面上他，托雷基亚随着他的进入发出一声脆弱的颤声，品味了一下被填满的满足感，稔熟地摇晃臀部迎合泰罗凶狠的抽插，嘟囔着：“No.6，你知道的，我不加班的…….。”

苍白的罪犯

一模一样，跟记忆之中的一模一样，自己在他的床榻旁徘徊，想着用那些污损泰罗纯洁友情的旁门左道体味不为自己而生的情爱，托雷基亚推开门扉，那浑身散发着光明自己只是一愣，"你，也是我么？"
"啊呀，我该说你真聪明，还是真可悲呢？"托雷基亚拍着双手坐下来，颇有深意地问："看到自己这幅悲惨、渺小、低等的样子有什么感触？和你正在想的下贱事很相称对不对？"
凤眼的奥特曼抱着自己的双臂，轻声道："别再问了。"
"咱，无趣，这就不行了么？"托雷基亚用小指勾起桌子上老土的马克杯，丢给另一个自己，吩咐说："用这老古董给我弄点酒，我可知道你藏了不少不能藏的东西。"
年轻的战士捏着自己的杯子，"恕我拒绝……"
他抱着自己的脸，幸灾乐祸地凝视着："那或许我可以请泰罗帮我？我也是托雷基亚啊，他也想着保护我对不对？保护我免受黑暗的侵扰……我们都是托雷基亚，他要是见到你未来的样子一定会大吃一惊的，不是么？"
"闭嘴，"那美丽的蓝族站起身来，"我给你拿就是了。"
他那柔和的眼灯注视另一个自己慢慢饮下了酒水，然后倒在椅子上、如同一截丝绸似

的滑落到地板上。
托雷基亚从昏聩中清醒过来时不禁得意自己年轻时也算有些本事，而且很有胆魄——回想着，他浑身热得提不起力气，而且古怪地心烦意乱，生殖裂饱胀轻微得蹭动都麻痒得难以忽略。
"好，托雷基亚！你去吧！我也要休息了！"
是泰罗，年轻时的泰罗。
托雷基亚听到了他的声音，浑身陡然冷了下来，他努力从床榻上爬起来，但昏聩的脑子除了肉欲什么也联想不到，半张的生殖裂翻出湿漉漉、敏感的阴唇，他想起泰罗送自己发情的宠物犬去绝育，用红族有力的手指拨开隐藏在皮毛下的生殖器给自己看。
托雷基亚咬着自己的手指，尖锐的指甲抠破了自己的口腔，懊恼地憎恨自己的失策，连带着也憎恨自己——那个幼稚又天真的自己——我要撕碎他、泰罗——他扭动身体蹭着泰罗皱起的被单，一想到是泰罗的——我要掏出他的肠子——哆嗦的喘息和血吐出，托雷基亚骑在枕头上，骑马似的摇晃闪电似的腰肢——我要挖出他的子宫、泰罗、泰罗……
"谁在我房间里？"
泰罗发现自己了，托雷基亚呜咽着夹紧大腿，但他还是感觉到自己身体内一股股流出的体液浸湿了布料，又慢慢在自己腿心变冷。
"是托雷基亚么？"泰罗自言自语，又否定了，"托雷基亚在外面……"
他慢慢靠近，迟疑地打招呼："你好……"
托雷基亚不顾一切地冲出来，搂着他，攀着他的角吻他的唇崇拜他如神，抬起腿磨蹭他的胯，湿润泥泞的阴唇谄媚地贴上战士殷红的皮肤，泰罗红着脸推他，却又不得不承认眼前陌生的蓝族又着美丽的混沌与可怕的熟悉感，闪烁着双眼不敢看他的脸，只盯着藤蔓似的双臂和肉感的腿……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心中徘徊，眼前的蓝族好像托雷基亚，他狰狞的面具下有双猩红的眼灯，泰罗掐着他的胯骨，将他惯在门板上，硬得生疼的阴茎抵着陌生蓝族泥泞的穴口滑落了一下又一下，托雷基亚咬着嘴唇两指掰开自己的穴口艰难地迎上去，滑嫩的肉洞被前端撑开时，红族心中叹息似的念一个名字，托雷基亚———蓝族疼得抽泣一声，又忍耐着捂住自己的嘴唇，抬胯迎合着肉刃沉重的挺动，泰罗难以理解他的生疏——那是个主动爬上自己床、充满禁忌而又诱惑的蓝族，他一声不吭反而像是存在于虚幻之中的影子，泰罗耸动腰身，肉道的吸吮给他一阵强烈的快感，刹那间的晕眩中他望着那张面具，叹息似的念他的名字："托雷基亚……"
托雷基亚咬着泰罗的肩膀，沉默地陷入癫狂的极乐，血似的眼灯直视门缝露出的那年轻的，浅蓝色的托雷基亚，他看自己的眼神仿佛陷入一种极轻微的陶醉之中，托雷基亚呻吟着哆嗦起来，肩膀随着泰罗的动作颠簸个不停，怒张的阴茎一下下撞击着宫颈口的肉环，毛骨悚然的快乐在脊椎上流窜，他攀着泰罗的手臂，梦呓般地絮语："可怕，好可怕……"
"交给我，你很安全，"红族沉下腰，阴茎在他无声的尖叫中挺进子宫，安抚身下人时，泰罗鬼使神差地说："我会保护你的。"
托雷基亚明明睁着眼却什么也看不见，泰罗亲吻他的面具时，他听见一声清晰的关门声。

你是安宁

预警⚠️黑托监狱蹲，养女白托爬了泰罗的床还被泰迦看见了。两个托都是女托。

泰罗愣神的功夫，披风已经搭在自己肩膀上了，凤眼的蓝族正点着脚帮他整理，细心地抚平肩膀上的褶皱，双手贴着他的胸膛顺到脚面，之后托雷基亚跪着一言不发。泰罗碰碰她的肩膀："怎么了？托雷基亚？"
托雷基亚抱住他的腿，无言地望着他。泰罗被她直白柔情的眼神看得羞愧，他凭着一腔热情从孤儿院得到托雷基亚的抚养权，坦言会像照顾泰迦一样好好照顾她，但孤零零、少言寡语的蓝族与泰迦根本不一样，怎么说呢？就如现在这般，根本谈不上是自己照顾她，全然是她如自己新婚的妻子一样料理他的生活照顾房子、拉比、波奇，甚至帮泰迦做功课、改作业。
她站起身，又依偎到泰罗怀里："路上小心。"
泰罗克制自己抚摸她腰肢的欲望，拍拍她的上臂："其实……我今天请了假。"
托雷基亚歪歪头。
"泰迦不在，我有话要跟你说。"他鼓起勇气，愧疚道："虽然说着我会照顾你，保护你……但自从我把你带回家，一直是你照顾我和泰迦，我们只相处了几十年……而你已经快成年了———"
"我比泰迦大一千岁，离成年还有好久呢……"托雷基亚吻他的唇角，"为什么突然谈这件事？"
"如果你希望去自己的房子住——"
她望着他，"你不想要我了么？"
"我不能让你在家里做不要钱的保姆……为自己想想，你想去科技局？还是想去银十字？虽然你天赋和成绩足够好……但专注任何事业都要时间和精力，家务，只会消磨你，懂么？"泰罗把她拉开，视线却无论如何也不能从她鸽子喙似的乳房上移开，托雷基亚顺着他的目光看向自己的胸脯，坦荡荡地问："我很美么？"
"当然。"泰罗不自然地错开眼睛，下腹烧得紧绷。下一秒，她的胸脯如同温暖的云彩一样贴到他的胸膛上，浅蓝色的手臂不得要领地在红族身上乱摸一通，泰罗捏着她的双手："托雷基亚，停下，求你了。"
托雷基亚挣扎不过，只得柔顺而礼貌地退后两步，端庄地垂着头："失礼了，我会马上离开的。"
泰罗拽下披风挂在衣架上，掩饰般地跟她说场面话："你依旧是我的家人，随时可以回家里住，有什么需要，也可以问我要。"
蓝族扯过他的披风丢在地板上，自己坐上去，坦荡荡地分开双腿，直视泰罗矫健的身躯："跟我做一次好么？做一次我就离开。"
又道："我只是想做一次，不在乎跟谁做。"
"你还没成年。"泰罗看着她慢慢地抚摸生殖裂，让那处吐出湿润的幽蓝色阴唇，食指放荡地在闭合的肉缝上滑动，水声在静悄悄的玄关里海浪般拍打在他的耳膜上，"不要做傻事，我有妻子。"
托雷基亚拨开自己的肉唇，指尖挂着半透明的体液，她慢腾腾地爬起来，把粘稠的液体抹在披风上，走上楼梯："那你走吧，关上门的时候我会叫同学来。"
她听到一声愤怒的关门声，转身往自己房间走，下一刻便被被撞倒在楼梯上，泰罗骑在她身上，咬着牙："你要叫哪个同学来？"
托雷基亚打了个寒颤，又陡然笑了起来，幽幽道："你不是有妻子嘛……"一边说着一

边抓着自己前胸的软肉捏了又捏，“但我不介意的，她在宇宙监狱服刑的时候，我可以帮你疏解的……别担心，我不会把你从她身边抢走的，也不会让你难做，我很方便的……”泰罗吻住她的嘴唇，动情地磨蹭她的脖颈，托雷基亚轻喘着搂着他的脖子，抬起胸脯把乳尖送到他嘴里，泰罗咬她一口，吃痛的蓝族怜爱地摸他背后隆起的肌肉：“忍耐得真辛苦。”

泰罗的手指在肿胀的阴蒂上揉个不停，托雷基亚夹着他的胳膊呜呜咽咽地呻吟，一阵阵眩晕让她所见的景与人都出现了偏倚，高潮迭起时她嘴唇哆嗦个不停，喉咙里发出一阵阵小兽似的咕哝。

柔情的凤眼盯着泰罗，托雷基亚叹息般问：“你妻子怎么舍得离开你啊……”

红族握着阴茎的手顿了顿。

她坐起身，纤细的手指轻快地拢住血管暴露、狰狞可怕的性器，那膨大的阴茎头几乎与她攥紧的拳头等宽，而托雷基亚沉溺般浸没在自己爱情的幻想之中，毫不畏惧那能将她一分为二的阳具，甚至端庄地双膝并紧，伸出靛蓝色的舌头痴迷地舔个不停，她试着吞了几下也是吃下了三分之一的前端，又膨了一圈的阴茎几乎握不住，蓝族的犹豫着帮他捋了几下，又将沉重的阳物搁在两乳之间，一边捧着美丽的鸽子乳挤压鲜红、滚烫的刑具，一边鸟一样轻啄渗着前液的马眼，年轻的托雷基亚无辜地盯着他：“这样做你会快乐么？或者你喜欢怎么做？你妻子会怎么做呢？”

泰罗沉默地抬起腰，快速地耸动。乖巧的蓝族也回以相似的沉默，像尽职尽责的情妇用肉体侍奉别人的丈夫，揉弄着自己的乳房迎合那怒张的阳具，不一会儿她的胸口和脸颊都腾起了相似的红晕，托雷基亚感觉自己身体好似陡然成为一具亟待填满的空壳，而她除了泰罗，谁也不想要，正要开口，赤红的阴茎抵上她的嘴唇，托雷基亚乖巧地伸出舌头张开嘴，却什么也没能迎来，讪讪地收起痴态，下一刻浓稠的精液便喷上她的眼灯、面颊。

茫然无措的蓝族摸了摸自己的眼灯，流下来的精液顺着脸颊落到彩色计时器上，泰罗拍了拍她的脸颊，说：“我妻子喜欢什么都听我的。”她如得到神谕的女祭司，大笑着从楼梯滚落到地面的披风上，托雷基亚望着他，捉着他披风的一角轻轻地吻，炽热的情爱火一样撩动了红族英勇的战士，泰罗走到她面前，半跪着吻她的额头，扛起她的一条腿，一只手摁着她的腿心，挺着阴茎在托雷基亚幽蓝色的肉唇上滑动，柔嫩的肉洞一泉泉地涌出水来，她移动着酥软的腰迎合红族的性器，却在阴茎碰触到阴蒂时闷哼着并拢了双腿。

泰罗意外瞧她一眼，停了下来，拇指翻弄她的阴唇，用力摁了摁紧绷的腿心：“我以为你和很多人做。”

托雷基亚露出了狡猾的微笑来。

“被你摆了一道。”红族叹息着俯下身，对着肉穴吹了口气，果然看她紧绷了起来，他含住花核，轻轻地合拢牙齿，托雷基亚仰起头情不自禁地大叫一声，被闪电击中了一样蜷缩起来都个不停，“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

“不行，”泰罗试探着舔她紧闭的穴口，蓝族伸手挡个不停，他吸吮她的阴唇，托雷基亚攥紧的拳头不管不顾地往他头上砸。无可奈何，泰罗把颤抖的蓝族抱在怀里，“你知道错了我们这就停下来。”

“直接进来，求你了，直接进来……”托雷基亚啜泣着捂着自己的眼灯，自暴自弃地重复，“不，停下吧，杀了我……求你了，杀掉我……”并拢的双指关节抵着穴心，身体

被外物打开的陌生感和饱胀的钝痛让她想起红族的阴茎，喜悦瞬间被巨大的恐惧压过了，托雷基亚挣开他的怀抱逃出去，又被拽着脚踝拉了回来，泰罗掐着她的背鳍，要她几乎对折着看怒张的阴茎在细腻的皮肤上剐蹭，沉甸甸的肉刃对准她，高温和费洛蒙让托雷基亚脑子晕晕的，她怕得抖个不停，“泰罗……我只是想要零花钱，……妈妈不是很快就要出狱了么？”

泰罗看她一眼，又向下摁她的头，托雷基亚几乎能感受到私处腾起的热气，尺寸可怖的阴茎头挤进狭窄的甬道，眼泪模糊了视线，她推了一把红族坚硬的胸膛，纹丝不动，她被侵犯了，托雷基亚不由得在恐怖的力量下绝望地啜泣起来，束手无策地迎合泰罗浅浅的抽插，那嫩滑的肉穴吸得他头皮发麻，泰罗拍了拍她的阴蒂，托雷基亚又激动得并拢了双腿，托雷基亚推开他的手，哭着说：“放开我！”

泰罗回应她的是一记有力的顶弄，托雷基亚无声地尖叫一声，她低头去看，泪水从眼里落下来，阴唇间优美的细缝被丑陋地被挤成粗鄙的肉洞，泰罗把她推到在地面上亲吻美丽的胸脯，托雷基亚从他的眼灯中看出说什么拒绝也是无用，自暴自弃地惨笑着感受慢慢挺进身体中的肉刃，漫长的插入中她缺陷的部分被完整地填满了，但托雷基亚却明白自己终于陷入了等候已久深渊之中了。

“你喜欢这样做么？”泰罗缓缓地挺身顶弄，红族有力的肌肉随着他的动作豹子一样张弛，他又重复一遍：“你想要的是这个么？”

托雷基亚捂着自己的小腹呜咽，进犯她的阴茎痕迹清晰可见，那上面血管跳动的触感也那么清晰，她在心中默念，宽恕我，宽恕我吧……

泰塔斯着急回U40，泰迦跟风马玩了一会儿便要提早回家，才走进就察觉到一种很不合适的异样感，正门的确是关着的，但密码锁怎么摁也没有反应，他看侧面，好呀，不知谁那么大力，关门时把门框撞烂了一块，识别器已经失灵了。泰迦下意识往屋子里看了一眼，却险些惊叫起来，他父亲的养女无力地倒在披风上，双腿扛在父亲肩上，脚趾蹦成一条弧线，随着泰罗的动作晃来晃去，托雷基亚双手遮着自己的脸喘息着，一直在笑，泰迦从未见她那么开心。昨天自己告诉她父亲今天请了假，她是怎么说的？

泰迦仔细地想了想，那时蓝族摸了摸他小小的角，说：“泰迦明天出去跟朋友玩好么？我快成年了，想跟爸爸多要一点零花钱。”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creat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